

# 張宗昌外傳(九)

戚宜君

## 齊魯聯軍煙消雲散

民國十六年五月下旬，革命軍北伐進展神速，已經光復黃河以南地區，「奉軍」決計放棄隴海鐵路一線，退守河北。吳佩孚已經一蹶不振，孫傳芳祇是苟延殘喘而已，北洋軍閥中張作霖已成為北廷的第一人。

六月十六日深夜，由張宗昌、孫傳芳領銜發出擁護張作霖就任陸海軍大元帥的通電，十八日下午二時，張作霖從「順承王府」被迎至「懷仁堂」，宣誓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之職，任潘復為國務總理，積極展開部署，對抗北伐大軍。

張作霖所能指揮的部隊之中，張宗昌被編為第七方面軍團，人數最多，流品也最為複雜，漫無系統，亂七八糟，番號及編制亦欠標準，裝備和戰力，更參差不齊；且不發兵餉，士氣低落，幾經戰鬥，損失慘重，已成強弩之末的態勢。

北伐大軍節節勝利，北洋軍閥則節節敗退，民國十七年五月底張作霖已經決定退回關外；六月一日以茶會招待外交團話別，日本公使芳澤會秘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日本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站在客廳外面的侍從人員會聽到張老師大

聲的說：

「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民國十七年六月二日張作霖發出下野通電，六月三日深夜離開「順承王府」，前往前門車站，專車啟行時，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六月四日晨五時三十分，專車駛經皇姑屯，轟然一聲巨響，橋塌車毀，現場屍骸枕藉，慘不忍睹，吳俊陞登時殞命，張作霖重傷垂危，隨從人員迅速搶救，用汽車送往瀋陽，延至上午十時不治去世，享年五十五歲。

皇姑屯事變，張老師被炸身亡，張少帥急電回奉天之將領，約束士兵，維持治安，並飭顧全外交，勿令外人藉口干涉；一面敦請王士珍、熊希齡等維持眼前局面，積極撤往京奉線之灤州及山海關，並留鮑毓麟旅負責京畿秩序，待革命軍進城和平讓渡後，再退回東北。

這時張宗昌及褚玉璞的「直魯聯軍」殘部，尚有五萬餘眾，聚集京奉、津浦兩路沿線各站，挖壕築壘，配置隊伍，一時形勢極為緊張；而「奉軍」退却之路，必須取道天津，張宗昌與褚玉璞向閻錫山乞降不成，只有與「奉軍」一同退往關外，而以目前的情勢看來，老師遇難，「奉軍

「自身尚且岌岌可危，根本無力來顧及「直魯聯軍」了。」

褚玉璞饒有心計，向張宗昌建議：

「奉軍須讓咱們一同出關，不得加以留難或歧視；否則，他們也甭想順利通過天津。」

張宗昌背叉着手來回的踱着，一再思索着褚玉璞的建議，最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竊爾，你聽我說，咱們今日的一切，飲水思源，不能不說是出自老師所賜，而今老師遇難，要少帥先予保證，才讓他們假道通過，於情不忍，於理不順，背義寡恩，豈是咱們幹的！」

張作霖被炸後五個小時就死亡了，但是，消息被嚴密的封鎖了起來，張宗昌們只知道老師的專車在快到瀋陽時出了事，至於出事的情和老師的生死，始終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因此，張宗昌又對褚玉璞說：

「不幸老師已死，咱們自不該如此作，若老師未死，更不應這樣做，所以，老師已死與否都不必深究。更不能因老師已死，而生了要挾之心，咱們惟義所在，利害次之，對張家老少兩代，咱們不能作出挨罵的事啊！」張宗昌頓了一下又分析說：「就算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

們獲得了空口說白話的一句承諾，到頭來他不認賬了也是枉然，算啦、算啦！還是讓他們順利通過吧！」

「奉軍」順利的陸續沿京奉、津浦兩路退回關外，果不其然，在關內昌黎一帶重重設防，嚴拒「直魯聯軍」向北潰退。北伐大軍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奉命組織混成軍，肅清津浦沿線的殘餘軍閥部隊，張宗昌與褚玉璞原擬負隅頑抗，無奈軍心已失，頹勢無可挽回。

事實上，東北當時正值多事之秋，「奉軍」雖然退回東北，又得重新予以佈署，日本的「關東軍」虎視眈眈，三天兩頭尋隙找碴，老帥新喪，立足未穩，如讓直魯殘衆退入東北，糜爛地方尚且不談，倘若日本人借口來找麻煩，就很難應付了，所以，忍痛的，而且，毫不留情的，拒絕張宗昌與褚玉璞退向關外。

眼看日本人處心積慮，又就心北伐大軍乘勝直搗關外，張少帥不敢想像東北瀾漫在戰火之下，是一個什麼模樣，也無法有把握的指揮裕如，一心只想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國家極需要有一個富有朝氣的統一政府，東三省「易幟」之議，已在暗中積極的接洽之中。

張宗昌坐在鐵甲車指揮部中，興致來時，便找來許多土媚上車侍候。另兩節車廂裡裝了上千隻的煤油桶，滿滿的都是銀元鈔票，張宗昌退處德州時，仍思背城借一作困獸之鬥，於是，集合殘部，親自點名，按人發餉現大洋六元，並集合訓話，聲淚俱下的，請各位老鄉幫忙，部衆頗為感動，士氣為之一振。

想不到這股提振起來的士氣，不旋踵便又煙消雲散了，起因是進入鋼甲車中侍候大帥的土媚，更換時每人拎着一小袋現大洋，歡天喜地的走出車廂，據說每人最少也有一百元袁大頭，士兵們聽到了消息，登時議論紛紛，敢說話的便忍耐不住嚷嚷着：

「咱們賣命的，只到手六塊錢，她們一下子就是一百塊；咱們的命不是命哪？誰再跟他賣命誰就不是人，是小舅子！」

就這樣一唱百和，張宗昌的部隊，完全失去了戰鬥的意志。

民國十七年六月六日，「奉軍」鮑毓麟旅退出京畿，革命軍孫楚部遂於民衆夾道歡呼中入城，商震部亦隨後繼至，閻錫山兩日後亦就任京津衛戍總司令，「北京」之舊稱，明令更名為「北平」，「直隸省」也改稱「河北省」。

三伏天氣，天津一帶積潦成災，有礙軍事行動，張宗昌與褚玉璞獲得了短暫的喘息機會；八月中旬天氣放晴，災情頓減，北伐大軍雲集，開始徹底肅清直魯殘軍的大規模行動，張宗昌的鐵甲車指揮部，南北兩面均有車頭，有利情況則向南駛去，感勢不妙就向北行進，進退自如，行動快速。

九月中旬，直魯殘軍相率退守豐潤，城破再竄榛子鎮、椅子山一帶，立足未穩，追兵大至，又紛紛向灤河潰退，並陸續渡過灤河，佔據武山、石門鎮一帶，張少帥電請革命軍暫勿渡過灤河，並允負責解除直、魯殘軍之武裝；北伐軍遂在灤河西岸暫時待命。

此時孫傳芳業已隻身赴奉，褚玉璞亦願解除武裝，惟獨張宗昌仍舊不肯屈服。九月二十一日，「奉軍」下令攻擊，白崇禧總指揮亦揮軍前進，張宗昌眼見四面合圍的態勢已經形成，不降即將被俘，乃派劉參謀長赴塘沽，接洽投降事宜。

這個劉參謀長與白總指揮，原是保定軍校第三期的同學，在校時亦相熟識，劉抵塘沽後，白總指揮立刻接見，劉參謀長恭恭敬敬的向白總指揮行了軍禮之後，便說：

「張總司令特派本人向白將軍代達，他以為『直、魯軍』都是中國人，一切武器裝備也都是國家的物資，今天『直、魯軍』打败了，這是兩方的政治主張不同，並非私人之間的仇怨；他現在已下令『直魯聯軍』放棄抵抗，一切部隊聽候白將軍接收處理，但祇要求一點，對他個人不要為難，能給一點面子最好，如果一定拿他當俘虜，他立即自殺。這點請白將軍多予諒解。」

公事報告完畢，白崇禧拉着劉參謀長的手坐了下來，暢叙離情，並熱誠招待，臨時時白總指揮說：

「你回去告訴張效坤吧，他是北方一條好漢，過去在北洋政府也有相當的地位，只要他認清大局，放棄抵抗，我絕不會為難他，何況他既然這麼誠意的，將部隊武器裝備完全交出，這種行為我十分同情，也非常佩服，此刻他想去何地，儘可自由行動，我絕不會加以干涉。」

劉參謀長聽了，喜出望外，此行總算不負效帥付託，圓滿的達成了任務，隨後一想還有一些細節有待商榷，待要開口，白崇禧已經窺知了他

的心意，於是先行發話：

「張效坤新敗之餘，單身行動恐有不便，隨身少數侍衛人員，暫時仍准攜帶防身武器；此刻兩軍對壘，尙處於敵對狀態，彼此似乎不便見面，以後或許會有相見之日，請老同學回去好好轉達我的意思，並代我致意一二。」

劉參謀長回到石門鎮，向張宗昌報告了此行經過，張宗昌牙齒咬着嘴唇想了又想說：

「白總指揮總算還給俺面子，在俺窮途末路時，並未作趕盡殺絕的處置。」

於是，要劉參謀長第二天再到白總指揮那裡走一趟，表示他私人的感激之意。

第二天，劉參謀長又到了塘沽，並牽了一匹好馬，見面後說詞是：

「昨天回去，將白將軍盛意轉達了，張總司令感激萬分，連說白將軍真夠朋友，替咱留了不少面子，因此，特地叫我攜奉『中國銀行』大洋票五萬元，送請作爲勞軍之用，並獻上名駒一匹，這是他私人表示對白將軍的敬意，萬望笑納。」

白總指揮祇是就事論事，鑒於「窮寇莫追」的道理，更爲了避免生靈塗炭，既然張宗昌放下了武器，也就不必花費氣力，非置人於死地不可，其間完全是秉公處理，並沒有掺杂私人的情分在內；想不到張宗昌居然認爲這是私人的恩惠，而以餽贈方式予以回報，當下白崇禧便毫無商量的餘地，堅決的表示：

「銀票和馬匹都不能接受，請不必節外生枝，予人難堪。」

劉參謀長誠心誠意的說：

「白將軍若不肯賞臉，張總司令心中一定萬分難過，而且，也會遺憾在下把事情辦砸了。尤其是這匹名駒，身材高大，蹄節堅實，全身漆黑，只有後腿股上有碗口大的一團白毛，形如滿月，所以名叫『回頭望月』，此馬朝夕之間，能行八百里，的確不愧是一頭名駒。這原是張宗昌心愛之物，曾對我說：『咱們從此不帶兵了，也難得有機會再騎牠了，咱們替牠找個好主人吧！』我臨時時他還說：『寶馬歸於英雄。』覺得把牠獻給將軍，真是名駒有主了，所以，白將軍務必要賞臉收下。」

白崇禧看他說得如此懇切，只允收下那匹「回頭望月」的名駒，至於「中國銀行」大洋票五萬元，還是堅決的退了回去。

之後，張宗昌攜帶細軟，分乘幾條大型漁船，輾轉到了大連，降附的「直魯聯軍」，由白總指揮備妥了火車十餘列，一次輸送至其他地區，分站繳械，七鬯不驚的予以分別整編了，北洋軍閥至此，已經全部瓦解。

回想當年由東北率領人馬，由海道南下投軍，坐的是大輪船，如今却乘的是漁船，在煙波浩蕩的大海上飄流至大連，心中真是感慨萬千。

又想起一生之中，雖然時起時落，總有東山再起之日，入湘之時，振臂一呼，迅即成軍，而後雖然孑然一身到處碰壁，然而，不旋踵之間，又能擊滅高仕儼，全憑赤手空拳，又打出了錦繡江山。衣錦榮歸山東之後，是何等的局面，不止是在山東省地界裡稱王稱霸，就算在京城裡，上

自國務總理，下至升斗小民，提起張宗昌來，莫不畏懼三分；如今竟然又是一敗塗地，根據以往的經驗，重整旗鼓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這時的張宗昌，才不過是四十六歲，正是一個人一生之中鼎盛時期，舊部雖已星散，身邊還有不少人手，更重要的是他如今擁有大量的金錢，不像以往那幾次一樣，幾乎連吃飯都發生了問題。

囊中有錢，何事不可爲，張宗昌心中盤算着：先到日本看看風色再說吧！

### 東渡日本觀望風色

張宗昌不學無術，更談不上有什麼品格與作爲，全憑狠打猛拼，在民國初年的混亂局面中，居然統兵十萬，且膺疆寄，表面上他雄據山東，儼然成爲一個獨立的局面，實際仍然是依靠「奉軍」的勢力爲他撐腰；自從張老帥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後，「奉軍」星夜撤往關外，內部人心惶惶，外則飽受日本「關東軍」的煎迫，張少帥自身難保，當然也就顧不了他這位把兄張宗昌了。

當初是跟隨張作霖入關，耀武揚威的馳騁東南，開府濟南，如今是冰山失恃，土崩瓦解，中國之大，竟連一個容身之地也沒有；幸好他有的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張宗昌在大連，託庇於日本人的保護之下，輾轉派人回到山東，把他的老母親及幾十房得寵的姨太太，都接了出來，督辦公署當年追隨他作威作福的「八大」處長、副官、馬弁等人也陸續回到他的身邊，雖然是亡命生涯，依舊是一呼百諾，只要不出大門，威

風仍然存在。

北洋政府垮台後，許多失勢的軍人、政客，不是出關依靠奉張，便是窩在天津、青島的租界裡，噤若寒蟬，再不然就是遠走旅順、大連或日本，去觀望風色；張宗昌在這些人心目之中，還不失為一尊偶像，從早到晚不停的有許多人前來趨附，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軍人，壓根兒就不把這個老粗放在眼裡，又恐怕他翻雲覆雨的在關東地區鬧出亂子，影響他們侵吞滿蒙的計劃，於是，一再慫恿他前往日本去觀光，張宗昌本人也正有此意，遂攜帶他最寵愛的四姨太亞仙、七姨太愛鳳與九姨太朱小寶，及一班隨從人員，飄洋過海來到了日本。

日本人對他的歡迎程度，與他的想像差了很多的距離；想當年他坐鎮山東的時候，曾與日本朝野有着相當程度的交往，日本政府曾經三番兩次的邀他前往東瀛訪問，如今，他來了，一個個從前十分熱絡的人，連個照面也不打，唉！人情冷暖，夫復何言！

時移勢換，日本人自然也有他們的一套想法，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接收了德國的在華權利，山東省已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張宗昌督魯期間，有時要得日本人直跳腳，有時又似乎是竭誠的合作無間，日本人搞不清楚這個老粗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彼此維持着若即若離的關係，以迄張宗昌離開山東省為止，這種微妙的態勢，一直沒有進展也沒有後退的狀況。

「直魯聯軍」瓦解以後，膠東一帶，依然有張宗昌的舊部，如劉珍年等盤據不去，張宗昌躍

躍欲試，捲土重來的企圖，日本人對中國更是熱心勃勃，一旦有事於中國，這個老粗也還是一絲利用的價值；然則，鑒於他在山東時期，聲名狼籍已到了不堪聞問的程度，事實上利用的程度也不可能太大，其情況一如鷄肋在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從而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態度也就曖昧起來，祇是在行為上給予優容，生活上給予方便，並不會有任何進一步的溝通和默契。

日本人不願意張宗昌在東京或其他大城市裡招搖，而張宗昌也不情願待在稠人廣眾之中遭受冷落，遂在有意的安排之下，落腳在比較偏僻的海濱溫泉勝地——別府。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這個豪縱而荒唐的草莽之夫，雖然已經一敗塗地，但却仍然氣派不凡，在小有名氣的溫泉區裡，包租了一家十分豪華的大旅館——「昭和園」，四周蒼松環繞，稍遠處便是一望無際的碧海藍天，依山面海的廣袤園囿中，頗饒花木之盛；此刻櫻花已謝，杜鵑花倒是花團錦簇的怒放不已，迎門是一個小型圓環，種滿了蒼翠欲滴的長青灌木，剛好掩蔽了後面的一幢日式樓房，圓環與樓房之間，除了一片停車場坪而外，還有一方清澈的魚池，裏面養了不少五顏六色的錦鯉，在碧波綠藻之間游來游去，更增加了庭園的鮮活氣韻。

日式樓房兩側曲徑通幽，嫩黃色的韓國草，像地毯一樣一直鋪陳開來，一叢叢的花木之中，有玲瓏的山石點綴其間，靠圍牆四週盡是一些高大的樹木，好鳥枝頭，婉囀啼鳴，景色清幽極了。張宗昌與三位姨太太住在樓上，樓下及兩側的

廂房，住滿了他的隨從人員，一早一晚這個曾經顛沛流離的草莽之夫，也會經叱咤風雲於一時的殺人魔王，站在陽台上遠眺煙水浩瀚的大海，居然妄想獲得日本人的奧援，大作東山再起的幻夢呢。

隨侍在身邊的四姨太亞仙，不但人長得漂亮，尤其是通曉文墨，善解人意，自然而然的成了張宗昌床頭的智囊人物；七姨太愛鳳嫺雅淑靜，頗有大家風範，裡裡外外的瑣碎事情，均由她來掌管；九姨太朱小寶，雖然不滿二十歲，却饒有理財的頭腦，一應開支都由她來安排；這個小巧玲瓏的女人歸張時才十五歲，一向既愛且憐，張宗昌認定這個小女人再不得了，也玩不出什麼大不了的花樣，所以信任不疑的，把正金銀行的存摺，都一股腦兒的交到她手上，張宗昌只管揮霍，朱小寶也就源源不斷的把存在「正金銀行」的金錢，三天兩頭的提匯到別府來。

已經是一個身處異邦的亡命之徒了，張宗昌還是不忘昔日的威風，對於來來往往的遊客與他摩肩而過，總覺得不足顯示他特別的身份，於是，要求日本政府，限制一般人任意的進出「別府特區」；日本政府生怕他惹事生非，也樂得順水推舟的加強了別府地區的管制，日本人士未經許可，不得隨便前去別府遊覽，就連在日本僑居的中國人，也受到了相對的限制，因此，在張宗昌數次安排的與留日學生及流亡日本的軍閥餘孽之相會活動，均無疾而終，他作夢也沒有想到這原是他自己作繭自縛，才細綁了自己的手脚。單祇是住在「昭和園」中，享受林泉之樂，

如果，對於一個內涵豐富的人來說，正好是得其  
所哉，其樂無窮；可惜對於像張宗昌這樣一個不  
甘寂寞的角色，時日一久，不啻是如坐監牢，一  
顆難以羈絆的心，又開始活躍了起來。他想到了  
豪賭，也想到了狂嫖，但是，如今不要說豪賭啦  
，連打幾圈衛生麻將，也找不到適合的搭子；至  
於狂嫖麼？一來是人生地不熟，而且，也搞不清  
日本的客觀態勢，爲了安全起見，更爲了「丟人  
不能丟到外國去」的那一點兒自尊心，因而一再  
壓抑着內心的衝動，頗爲苦悶的待在「昭和園」  
裡，日復一日，轉瞬春華落盡，天氣逐漸燠熱了  
起來。

別府的初夏，另有一番醉人的風味，張宗昌  
內心寂寞極了，在主觀的意識裡，自感是一個被  
全世界遺忘了的人，他期待着有人能來看看他，  
即使是莫不相干的人也好；然而，連這一點點的  
希望都沒法實現，所謂「門前冷落車馬稀」，儘  
管是「稀」，也還是有那麼一些兒，此刻他的「  
昭和園」門前，真可說是車馬絕跡了。

正當張宗昌愁腸百結時，一天午後，「昭和  
園」裡忽然來了兩位不速之客，都是張作霖任大  
元帥時期的鋒頭人物，一個是陸軍次長吳光新，  
一個是海軍次長溫樹德，這兩個人的來訪，使得  
張宗昌喜出望外，他熱誠的歡迎他們，並殷勤的  
招待他們，在他看來，起碼證明了自己威風猶在  
，不能算是一個過了氣的人物。

吳光新曾經担任張老師時期的陸軍次長，當  
然有其不同凡響的份量，可惜他在東京方面另外  
有事，在「昭和園」中暢談竟夕後，第二天便匆

匆離去；至於溫樹德與張宗昌，原本早就臭味相  
投，遂留了下來，張宗昌另外在海濱租了一所房  
屋，作爲這位「貴賓」的行館，每天兩人一道上  
酒家、找藝妓，玩樂吃喝，搞得昏天地黑。

提起這位北洋政府的海軍次長，單就表面看  
來已經頗爲唬人，高挑的個子，壯碩的體魄，韶  
秀的面貌，加上斯文中不失豪邁的風度，簡直就  
是一個翩翩的佳公子嘛！他是留學英國專習海軍  
的，學成回國後在海軍裡服役，程璧光率艦南下  
護法時他也跟隨南下，程死後湯廷光作了海軍部  
長，溫樹德也當了海軍司令，後來與陳炯明深相  
結納，等到陳炯明砲轟嶺南「粵秀樓」以後，  
溫樹德也率艦駛離黃埔，逃出虎門北行，美其名  
曰「歸隊」；北洋政府給他一個第四艦隊司令的  
名義，駐守青島，另外還兼了青島漁業總管理處  
的督辦，對出海作業的漁民苛征暴斂，以供他私  
人揮霍之用。

第二次直奉戰爭，溫樹德已經升爲海軍副總  
司令，吳佩孚一心指望溫樹德的渤海艦隊，全力  
向遼東灣活動，以大沽口爲根據地，秦皇島爲戰  
區，葫蘆島爲前線，伺機直搗營口，進抵瀋陽之  
背；不料溫樹德早與奉系有了勾結，當戰局逆轉  
時，七早八早的便率艦脫離戰場，直駛青島基地  
，等到吳佩孚「乘桴浮海」途經青島時，溫樹德  
只派人送了食物，却不歡迎他登岸，吳佩孚恨得  
咬牙切齒，把溫樹德送來的食物都丟到海裡去了  
。

像這種朝秦暮楚、忘恩負義、有奶便是娘的  
傢伙，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見風使舵之徒，空有

一副魁偉俊朗的身裁與外貌，內心却是卑鄙齷齪  
，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奸佞小人；張作霖看透了  
他的一切，因此，便不動聲色的明升暗降，剝奪  
了他的兵權，只讓他担任一個有名無實的海軍次  
長，過着類似投閒置散的日子。

投閒置散也好，溫樹德那時只不過是三十多  
歲的年齡，憑着挺拔韶秀的外貌，加上海軍次長  
的地位，除了在當時高級的社交場合進進出出以  
外，由於他具備了「金瓶梅」一書中王婆所說的  
「潘、驢、鄧、小、閒」五項男人最優越的條件  
，遂成了脂粉隊中的嬌客；名媛閨秀認爲他是夢  
寐以求的白馬王子，風月場中的鶯鶯燕燕，對他  
更是萬分歡迎，儘管他在官場中不盡如意，但是  
，在情場上他却是左右逢源的健將。

張宗昌的四姨太亞仙，在韓家潭高張艷幟時  
，溫樹德也是入幕之賓，亞仙在風塵中打滾多年  
，懂得男人，而且，更能欣賞男人的長處，她自  
始就把溫樹德當成了自己的情人；在「亞仙捨身  
救梅郎」，而被張宗昌收爲禁臠時，乞假三日，  
大宴姊妹淘，更深夜靜後，她的整個人與心，都  
完全交給了溫樹德，等到三日假滿，從此「一入  
侯門深似海」，何時再見就很難預卜了。

原先也許只是逢場作戲，等到伊人一旦真的  
遠離而相見無望時，乃忽然大興痛惜之情，然則  
，以當時溫樹德的條件，根本無法與長腿督辦抗  
衡。

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心愛的女人被人量珠聘去  
，內心着實有好長一段時間，牽牽掛掛的很不痛  
快，對亞仙的思念也就始終未能忘懷。

### 醋海與波殃及池魚

張宗昌督魯時期，北平城裡鐵獅子胡同有他家華的公館，城廂內外還有他幾處金屋藏嬌的地方，有事沒事隨便找個藉口，便從濟南前往北平盤桓一些日子，溫樹德也是陪這位督帥吃喝玩樂者之一。

亞仙美艷絕倫，生性冶蕩，雖然嫁給了張宗昌，但是，這個粗獷的趙趙武夫，並不能完全填滿她空虛的心房，花晨月夕，特別是在張宗昌呼朋引類，外出徵歌逐色，或領兵打仗時，心情更感到落寞和鬱悶，她要享受男性的憐香惜玉，她不肯使自己芳華虛度，因此，也時常跟着督帥夫婿僕僕風塵於北平、濟南道上。

溫樹德也有看到亞仙的機會，但只是脈脈含情的，而且，迅速飄忽的互相視視那麼一眼，即使亞仙的剪水雙眸中有着強烈的暗示，溫樹德也故意假裝不知，因為，當時張宗昌權勢正隆，他不敢去招惹這個麻煩，而且，也犯不上為了一個女人，拿自己的前程和性命來冒險。

亞仙舊日的恩客，當然不止溫樹德一個人，連溫樹德都不敢再碰她一下，其他比不上溫樹德的人就更甯提了；因此，亞仙每次到北平，儘管生活豪奢，被人捧上了三十三重天，但却「高處不勝寒」、「碧海青天夜夜心」，外表的繁華並不能驅散她內心的寂寞；尤其是張宗昌帶領着一群酒肉朋友呼嘯而去時，亞仙也會想盡辦法來排遣她的寂寞時光。

打牌嘛，太耗費時間與精神了；找舊日姊妹

淘閒聊嘛，也得顧慮目前的身份；遊山玩水嘛，也得有合適的遊伴才行。想來想去還是聽戲比較方便。北平人講究的是「聽戲」，閉着眼睛細品味唱腔的曼妙；亞仙則是「看戲」，對於俊俏英武的「巾生」及「武生」在台上的表演，不知不覺的心嚮往之，眼睛發直，心頭愛煞，第二天便悄悄的在「六國飯店」裏招了他們來聚會。當時有個唱崑曲的中生俞振飛，以及名武生陸麟仲，都與亞仙過從甚密；直到褚玉璞槍斃了劉漢臣、高三魁以後，俞振飛嚇得魂飛魄散，連夜逃回了江南老家，陸麟仲也深深歛跡，不敢再與亞仙見面了，這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至此也戛然而止。

北洋政府解體後，樹倒猢猻散，一個個都像喪家之犬似的無所適從，溫樹德也結束了繁華綺麗的生活方式，聽說張宗昌到了日本，他便拉了吳光新聯袂來到別府，如果說他是去投奔張宗昌，倒不如說他是去尋覓往日的美夢來得更為恰當。張宗昌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風，溫樹德也消除了以往的顧忌，在船上望着波濤起伏，到處都幻化成亞仙曼妙的情影，抵達日本後，東瀛的山風湖光，以及婀娜多姿的櫻花姑娘，不停的映入他的眼簾，但他心裡所想的仍然是亞仙，他不知道這個輕盈嫵媚、嫵艷美麗的美人兒，現在究竟是一個什麼模樣了。

張宗昌的殷勤招待，在溫樹德的感受裡，反而成了繁文縟節，情慾會使聰明人變糊塗，甚至等於禽獸；一個是「但願花下死，作鬼也風流」，一個是「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亞仙正

值女性最圓熟與絢爛年紀，混身上下散發出醉人的春意，溫樹德肩寬腰挺，風度翩翩，呈現出一派玉樹臨風的姿貌；只有他們兩人才真是天生的一對，地設的一雙。礙於張宗昌的感受，兩人故作矜持，盡量壓抑着內心火熱的情感，只有脈脈含情的肩挑目語，傳遞着彼此的心靈語言。

炎天驕陽，溽暑炙人，張宗昌與溫樹德領略夠了日本茶樓與藝妓館的風光，正值三伏天氣，索性不再外出。一大早溫樹德便穿着潔白的運動裝，一陣清風似的從海濱行館飄到「昭和園」來，大家一同坐在陽台上吃早點，眺望遠遠近近的綺麗風光，天南地北的閒聊着；亞仙看着這位意中人，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溫樹德更是心頭火熱，但苦於無機可乘。

有一天亞仙忽發奇想，要溫樹德教她練習游泳，在那個年代，游泳還算是新鮮玩藝兒，張宗昌只當是他的愛姬喜歡時髦，愛出鋒頭，而溫樹德是海軍出身，有這麼一位熟諳水性的教師護花，自然大可以放心，於是，換上泳裝便向海濱走去，張宗昌在陽台上看着他們在碧波中載沉載浮，心想：這畢竟是年輕人的玩藝兒，他本人已經沒有這個興致了，其實張宗昌此時才不過是四十八歲而已，大約是事業上的挫敗，連帶着心情也蒼老了不少。

眼看著亞仙的粉腿酥胸，溫樹德有些兒心猿意馬了；藉着游泳為名，自然而然的有了一親芳澤的機會。溫樹德堅實的肌肉與寬闊的臂膀，靠近亞仙時，亞仙真的是飄飄欲仙，目眩神迷，渾忘所以。兩人奮力向不遠處的小礁嶼遊過去，於

是，在藍天為帳，岩石為牀，海鷗盤旋，潮音低唱的大自然懷抱中，盡情的享受着青春的歡樂。

有一天，風和日麗，亞仙和溫樹德又到海邊游泳去了，張宗昌百無聊賴，也踱到了海邊，同賭兩人嘻嘻哈哈的越游越遠，互相擁抱着爬上了遠處的礁嶼，表演「鴛鴦戲水」的親暱鏡頭，嫉妬心理不禁油然而生，對於姬妾的胡作非為，他雖然不像是褚玉璞那樣兇狠蠻幹，可是，也不甘心有人明目張膽的在他面前與他的寵妾出醜丟臉。

「這個婊子出身的賤女人！」張宗昌心中暗暗的罵着，繼而一想，如今是亡命在外，寄人籬下，不像是當年在山東的時候，要怎麼幹就怎麼幹，生殺予奪，全憑自己高興，而且，女人多得是，去了一個再來一個，算不了什麼！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心中實在憋不下這口氣，也許是他對亞仙這個女人特別鍾愛，也許是他離不開這個善解人意，而又瞭解他太多秘密的女人，更也許爾後還有許多地方要倚重她，而不願意輕易的失去了她，一向豪氣千雲的張宗昌，竟然生平第一次有了濃重的醋意。

最重要的恐怕要算是：一個男人在事業上遭到重大的挫敗之後，對於他臉下來僅有的一切，都變得格外的珍惜與吝嗇；因此，他對亞仙與溫樹德的越規行為特別介意。但他畢竟也是見過大陣仗的人，壓抑着滿腔的怒火，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拉開了嗓門，喊着他們上岸，還編造了一個理由，說是天邊烏雲湧起，天怕要下大雨了！

海邊的一片春色，不停的在張宗昌的腦子裡翻騰，整夜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翌晨天剛剛亮便披衣起床，一個人心事重重的在樓下草坪上散步，之後停留在魚池邊，凝視着五色錦鯉在水中游來游去，一顆心又沉緬在昨日海邊的回憶裡。

想着想着，門外響起了輕快的腳步聲，溫樹德神情愉悅的轉過圓環，兩人互道了早安，一同俯下身來觀賞池中的游魚。張宗昌說：

「子培（溫樹德字），你看這些小魚兒游來游去，多麼快樂，你們在海裡游泳也有這麼快樂麼？那天俺也跟你學學！」

溫樹德看見張宗昌兩眼發紅，而且，神色也有點怪異，只是支支吾吾的答應着，不料，這個莽夫忽然從睡袍袋子里拔出了一支勃朗寧小手槍來，揚了揚又說：

「子培，俺好久沒有用這撈什子了，你看看俺的槍法是不是生疏了？」

說着扣動扳機「砰、砰、砰」的對着魚池連開了三槍，霎那之間，三條金色鯉魚肚子上翻白，便漂在水面上了。

這真是應了那句古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當張宗昌顯露了這一手絕技而仰天狂笑時，溫樹德在一旁震慄了；他心裡明白張宗昌顯露這一手的用意，如果，他糊裡糊塗的無動於衷，那恐怕真的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張宗昌的暴戾任人皆知，而生就一副急躁性格，說幹就幹，決不含糊；這樣意在言外的露骨表示，分明是最後的警告；自己再不回頭，接下去便輪到自己腦袋開花了。溫樹德驚魂甫定，只

好陪着笑臉稱讚張宗昌的槍法，真是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又搭訕了幾句，匆匆的告辭出來，回到海濱行館，準備儘快離開此地。

正當「昭和園」中氣氛極度緊張時，遜清肅親王善着的十八公子金憲開，偕同張宗昌口中的「老祖宗」李徵五的兒子李祖望，兩人在日本研習軍事，趁學成歸國之便，順道前來探望張宗昌；兩位年輕人是要看看，張宗昌在別府到底有什麼營謀，張宗昌對這兩位後起之秀，則有空谷足音之感。

李徵五是張宗昌的第一位上司，在「魯軍」馳騁東南時又幫了他的忙；肅親王善着正在籌謀滿洲國的獨立，進而企圖恢復大清的江山。這兩個人的年紀雖只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但對張宗昌來說，却有着非凡的意義，於是，盛予招待，竟夕密談，宴游了三日，才告辭回國。

溫樹德在海濱行館思前想後，槍擊金魚的一幕，不停在腦際浮現，知道萬萬不宜再耽擱下去，遂即打定主意，儘速離開別府，正巧「昭和園」裡這兩天有貴客在座，而且，又不便向亞仙說明，如果一碰頭，這個熱情如火的女人，必定眉來眼去，便會立刻鬧出事來。恰好這天一早金憲開與李祖望要走，溫樹德便託詞有事須赴東京一行，匆匆來向張宗昌告別，心想：當着兩位後生晚輩，總該不會橫生枝節。三個人一同在「昭和園」門外候車，張宗昌未曾下樓，只在陽台上遙遙相送。

亞仙聽說溫樹德要走，戀戀不捨的送了出來，浪笑嬌啼，風情萬種，張宗昌在陽台上，隔着

翠竹叢樹，看不見門口的情形，但亞仙媚笑的聲浪，却一直打入他的心坎；他忍受不了愛姬當着兩位貴賓面前的浪漫態度，一腔醋意頓時變成滿懷怒火，不加思索的又拔出了手槍，向大門外盲目的放了一槍。他的本意不過是聊以洩忿，以示警告而已，既捨不得射殺他的如花美眷，也無意傷害這位油頭粉面的溫樹德；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槍不偏不倚的正打在金憲開的小腹上，頓時鮮血泉湧，不省人事。溫樹德心裡有數，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遂一溜煙的落荒而逃了。

亞仙嚇得花容失色，隨從人員趕了出來，七手八腳的把金憲開送到醫院急救，但因傷中要害，拖到深夜終於不治而死。

事關人命，別府的警察不能不管，於是，向法院對張宗昌提出了控告，但因日本政府還想把張宗昌作為一子開棋，以備不時之用，而且，死的又是中國人，在日本政府的迴護下，法院僅以過失殺人罪，判處張宗昌以三百元罰金了事。不知有多少人冤死在張宗昌手裡，這是他一生中，親手所殺的最後一人，在他想來，三百元也許是他一生中殺人所付的最高代價呢！

金憲開的十五兄金憲久那時正在東京，張宗昌便託李祖望委婉的寫了一封信報告噩耗，推說是張的防身手槍走火，誤傷所致。金憲久得到了消息，手足情深，十分震驚，立即趕到別府，到時乃弟的遺體已經火化了，在官方的判決文書上，記載着：「手槍走火，誤傷致命。」

金憲久痛失愛弟，聲聲吶喊着：「咱們沒完！」但是一切詰責和交涉，都已無補於事，張宗

昌自知理屈，一再打躬作揖的賠盡小心，一再的向金憲久道歉；但是，人死不能復生，光是道歉也平復不了他心中的喪弟之痛與為弟報仇的怒火，反正君子報仇，三年不晚，遂黯然的攜了一匣骨灰，運回大連安葬再說。

先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刻是溫樹德造孽，却由金憲開來替他頂罪；此事傳了開來，大都不齒溫樹德的行爲，自此無所依靠，窮愁潦倒，沒沒以終。

亞仙也看透溫樹德這個人，什麼海誓山盟，什麼情深意長，等到大難臨頭，丟下她不管，自顧自的逃命去了，這種男人專門想檢便宜，緊要關頭是絕對靠不住的。唉！彷彿是一場春夢，夢醒了又是一片空白。

「咱們沒完」這句話，張宗昌反覆咀嚼着，心裡老是拴着一個疙瘩，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夠和金憲久解開這「殺弟之仇」的死結。

(未完待續)

# 李品仙回憶錄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廣西李品仙上將，迭任軍政要職，歷經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抗戰、戡亂諸役，轉戰南北，閱歷閱富。著有「李品仙回憶錄」，翔實生動，包羅萬象，要目如后：武昌起義。回桂連絡。陸榮廷與廣西。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機關槍長的故事。轉入湘軍服務。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兩次危險的任務。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唐生智與顧和尙。唐生智倒趙與北伐。先鋒變成後衛。武漢三鎮的光復。寧漢分裂與清共。北伐的最後一戰。編遣會議。建設廣西復與中國。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抗戰開始率師出征。京滬棄守。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武關道上。隨棗會戰。重回大別山。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戰時皖政實施紀要。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皖南行與立煌事變。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邊區雜憶。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日寇投降。隨勝利上演的悲劇。安徽的復員與接收。空城計。戡亂戰局逆轉。大陸淪陷。林泉息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